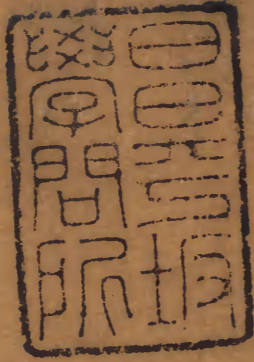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六



			八	漢
			八	書
			〇	門
四	一	四	一	
二	〇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八	八			
五	四	一		
函				
二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0
冊數	42 ( 36)
函號	285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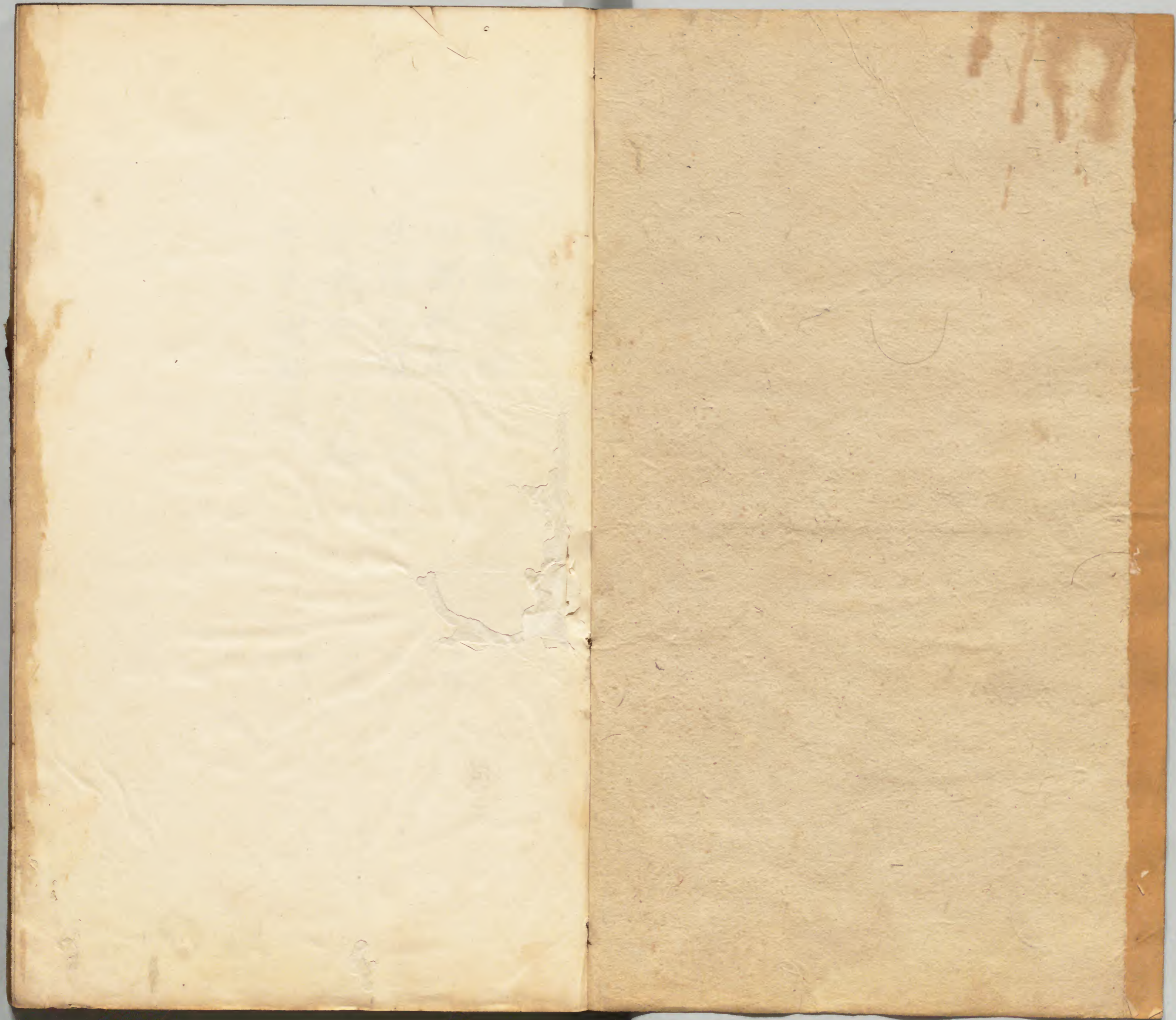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寵勛之亂

回鶻叛服

吐蕃衰亂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唐復河湟

一

十九

四十六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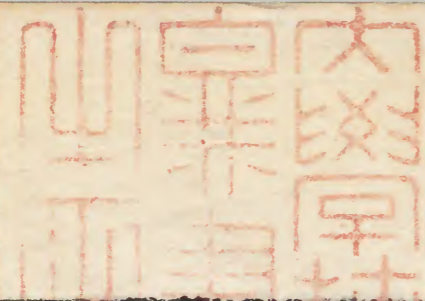
七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龐勛之亂

漢章文庫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



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糧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口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已卒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至羊沐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

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科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沙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蕙醢矣。」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

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以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梟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窟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宗之弟也。先是，朝廷屢赦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

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訖知註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通中申狀

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心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寃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住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温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二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鈎連刑戮必多三難

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

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飛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



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贈張敬忠，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

自舟中出來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盡滅其族。勛

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寃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

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群盜皆倍道歸之聞溢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盧瑩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  
城囚瑩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  
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  
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  
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  
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  
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  
陳甲兵號令金鼓饗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  
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群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  
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謙寓居

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  
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  
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  
將士共死此城耳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  
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  
見謙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謙不應至  
泗州賊已至城下謙急棹小舟得入愔卽署團練判官城  
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愔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  
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  
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銃之執以應募  
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

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  
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  
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  
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  
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  
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  
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  
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  
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  
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  
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軻契苾酋長各帥其衆

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具迥  
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  
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  
救杜悛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  
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  
禦讜請復往求救悛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  
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悛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  
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  
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  
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  
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

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  
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  
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  
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  
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擊之士卒共救  
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  
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  
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  
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惰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  
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  
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  
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  
泗州已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共  
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絢遣李湘將兵數  
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  
相望賊旣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  
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  
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  
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  
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  
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  
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

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悰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餼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脩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

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驅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勛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謹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

敢進謹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謹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置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謹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謹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謹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唐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佞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弘



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康承訓

旣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犇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

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瑤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

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  
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  
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迎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  
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  
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  
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入城 龐勛  
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  
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  
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  
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  
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  
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逃走賊攻寨不克至  
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  
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  
糧傳檄徐州益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  
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  
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  
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  
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  
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  
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  
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

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  
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  
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  
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  
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  
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  
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  
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  
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  
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益聚衆三千  
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  
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

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  
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  
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  
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  
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  
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  
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  
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  
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  
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

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  
 拔藤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  
 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  
 帥凡叛助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  
 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  
 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  
 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  
 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助遣其將孫章許佶各  
 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  
 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  
 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

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  
 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  
 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  
 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  
 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將破之  
 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  
 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  
 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  
 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  
 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  
 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

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巳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

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入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

通鑑卷之六 卷三十一  
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群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鄉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進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

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  
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  
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  
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  
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  
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

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  
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  
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

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

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  
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  
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  
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

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  
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

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  
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

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壬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成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曷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犇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

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務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

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毋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

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暈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

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

力爭久之車暈遂引子昂魏琚常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

掠 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退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

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

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

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用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

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曆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

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

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

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

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

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

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用為崇徽公主嫁回紇

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

晉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

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

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

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

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

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及之於是其眾皆環

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

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

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

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曰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

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爲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爲藩臣垂髮不剪以待用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

源休用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上卽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爲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群胡耳今聞其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資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傳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加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

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

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

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肅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

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曷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贄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勞勩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朕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

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庚子用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用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用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

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犇西州六月頡牟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牟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牟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西州頡牟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借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錡用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

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用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皆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于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鷓鴣泉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走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等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右率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緡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照禮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

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廝馭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點戛斯部落即古之堅里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點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闕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點戛斯所敗嘗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廝馭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點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廝馭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馭職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温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

軍常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唃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唃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口彼吐谷渾等各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唃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唃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設唃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

通鑑卷之六 卷三十六  
三十一  
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設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李德裕謂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纘齎詔詣盟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盟沒斯逆順之情。從之。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三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



李坻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抵鄙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刑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唐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續用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續竟不行 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武仲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推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之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

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噶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今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噶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晉安撫噶沒斯等，以噶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受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擄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噉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噶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噶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疑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噶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温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温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温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斿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斿使得北還及那頡斿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當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温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斿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自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

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  
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  
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今忿怒不  
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  
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  
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  
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  
前詔河東等二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  
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  
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  
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  
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  
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  
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  
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忠忠爲河西党項  
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今沔屯鴈門關  
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張  
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  
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  
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  
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

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儁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儁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追回鶻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觀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輜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謀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請幽州降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

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  
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  
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  
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  
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  
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  
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  
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  
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  
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  
知今欲用命可汗特加美號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  
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  
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  
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  
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  
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  
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温忒合入貢上  
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  
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  
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

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用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杲為用黠戛斯可汗使五月用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用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用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郎及張仲武大破



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  
五百人依於室耆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  
檢等過檢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  
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耆分回鶻衆爲七七姓共分之  
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  
大破室耆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  
盜諸胡其別部厄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  
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稱臣奉  
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遽  
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龐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  
復牙帳當加冊命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  
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爲盟  
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  
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  
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  
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  
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  
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嗚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地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佐少監李璟為吊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三

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緜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去事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務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緜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緜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

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籍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彛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五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詎吐蕃眾寡以聞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為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幸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吐蕃論恐熱遣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四一  
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毗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會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西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地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

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墨宕等郡皆

歸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正元二年陷庭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

奔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

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

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將兵據鞏牛峽以禦之鞏力請

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

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

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

留柘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

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

于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削其羸老

及婦人以槩貫嬰兒為戲焚其室盧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

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叛歸

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

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吐蕃

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柘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

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

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

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

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

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犇于鄜州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己巳以奉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卽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豐宥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柘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閏二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冬十月柘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犇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疆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過於是出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高皇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僂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稜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嶺州而還又索暫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稜適卒子祐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吊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遣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首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首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唱之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時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

戶鄩初至安南殺蠻酋杜中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中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鄩殺中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吊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吊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旣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

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  
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  
度使常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  
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  
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  
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  
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  
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  
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  
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  
逐奔藤州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  
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  
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  
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  
一月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  
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二千詣邕州受鄭愚節  
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常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  
護遠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救蔡襲屯海門  
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來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  
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  
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

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  
 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  
 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  
 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  
 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  
 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  
 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  
 道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  
 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  
 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夏四月康承  
 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  
 人與之俱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  
 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  
 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  
 領安南及諸軍行營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  
 州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  
 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汴湘江入  
 溇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  
 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  
 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  
 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常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

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萬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

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

事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

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僚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

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

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

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

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

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

詔帥眾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

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獍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

也 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旣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

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  
 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此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  
 統監敕使常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  
 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  
 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軍不進上怒以  
 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  
 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高駢  
 圍交趾十餘日蠻困感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  
 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常仲宰與麾下百餘  
 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  
 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  
 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  
 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  
 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  
 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  
 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  
 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  
 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冬十一月壬子赦天  
 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  
 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  
 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

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二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

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

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常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

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使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

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九月戊

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

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

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領國入寇引數萬

眾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



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交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交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

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犇導江邛州軍資儲峙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盜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

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

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大僕

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訶援軍且趣之時與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犇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與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

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鄰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帝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

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荅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土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爲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棕因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壽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  
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  
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  
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  
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  
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  
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  
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  
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  
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

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  
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  
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  
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犇它州城中大為守備  
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  
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雜間冤抑  
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求敦鄰好今假道貴府  
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  
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  
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  
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

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劔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稀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峻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竝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儼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曠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通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六十七  
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  
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  
辱之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  
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  
死蜀土踈惡以篋糞之還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  
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  
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  
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  
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  
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  
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戍  
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  
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  
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  
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灑立段元  
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灑好田獵酣飲委  
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奏南詔遣陁  
西段嗟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  
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石詔許之謹遣大將杜弘  
等齎書幣送嗟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  
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首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及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奕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嗟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郎使於南詔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荅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



禮也。四者皆合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  
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  
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  
節度使。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衆出城避之。諸  
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二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  
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  
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來尚主。何以拒  
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言。盧瑑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  
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  
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  
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厲。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  
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  
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  
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  
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  
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  
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拜  
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  
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  
上表款附。請悉遵照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  
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  
從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  
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  
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  
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  
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  
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

君立與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曾大同防禦使  
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  
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  
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  
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  
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  
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  
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關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  
請克用爲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關雞臺  
下克用令軍士鬪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  
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

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苛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滸發民斬晉陽已未以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

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滸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士團尚虔林昇其戶入府滸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鏐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滸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滸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豈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

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鷓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

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

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

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以李

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

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

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

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

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

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

也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

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

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

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

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

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

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韃靼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

赤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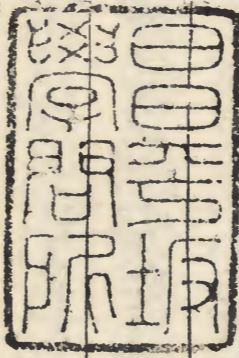
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

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

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軻知無留意，乃止。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已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并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并擅還，鄭從讜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并，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

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文化幸未

